



世界经典名著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上)

〔法〕莫泊桑 著

杜鹏飞 陈莉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羊脂球	员
蛮老婆子	缘
俘虏	缘
壁橱	苑
一家人	愿
海港	怨
旅途上	员源
我的茹尔叔	员圆
一场决斗	员猿
床边协定	员圆
项链	员愿
散步	员圆
一个女长工的故事	员怨
月色	员缘
马	员圆
两个朋友	圆圆
珠宝	圆员
米龙老爹	圆员
勋章到手了	圆圆
一场政变	圆愿

羊脂球

卢昂的市区里混乱极了。

到处是那些从前线下来的溃不成军的残余部队，这些打了败仗的队伍像是散乱的游牧部落一样七零八落的。天天都有这样的队伍从市区里横穿而过，这些没有旗帜、也没有番号队伍在市区里疲倦不堪地挪动着。

好多士兵脸上都长满了长长的胡子，许久没刮过的胡子在尘土下飞扬，弄得又脏又乱。士兵们穿着那破烂不堪的脏兮兮的军服，有气无力地往前走，他们像是被战争打怕了，都弯着腰，漫无目的地机械地往前走。饥饿与疲倦使士兵们苦不堪言，许多士兵都因体力不支而倒了下来，然后被其他的士兵扶持着一步一步往前移。

大家都清楚，这次国民防护队的组成人员都是一些安分守己靠固定工作收入为生的人。他们中的一些素以机智出名的人都有点冲动和敏感，他们随时准备开小差。这些垂头丧气的红裤子步兵在经历了一场你生我死的肉搏战之后，侥幸逃了出来，同其他步兵混杂在一起，拖着笨重的脚步吃力地往前走着。

开战之前，卢昂市还成立了不少义勇队。他们用各种忠贞壮烈的名称为自己标榜，其中有：坟墓敢死队、死亡复仇队和失败必死队等等。

这些队伍的首领，本来都是一些经营粮食、尼绒、牛羊油和肥皂等百货日杂的商人小贩，当战争发生以后，他们都乘机利用手中的银元或者凭借关系，做了这些义勇队的军

— 员 —



官。他们全身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以及立功受勋的各类红绒绦子、金线和奖章。他们互相吹捧、高谈阔论，自以为只有他们的肩膀才能支撑起垂危的法国。有时，那些过于勇猛、喜欢胡作非为的部下，对他们这些首领也是不屑一顾，经常同他们争吵对抗，颇令他们头痛害怕。

“普鲁士军队马上就要攻进卢昂市区了。”街上的人到处吵嚷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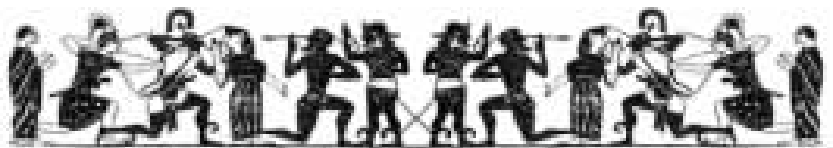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开战两个月来，市里的国民防护队在附近的每一个森林都做了仔细认真的侦察、巡逻工作。不时装模作样地放上几枪，但却不幸误伤了自己的哨兵。他们虚张声势，不时地为一只跳跃在灌木丛里的小兔子而小心谨慎地预备作战。然而现在他们却不知为何都回家了，那些枪枝、服装以及在城外三法里一带国道边上的吓人凶器，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杳无踪影了。

最后撤退的法国士兵在完成了掩护任务后也终于从汕塞韦和布尔阿沙转移到了俄德枚桥，并且连夜渡过了塞纳河。黎明时分，一直走在最后的这位统领这些残兵败将的常胜师长，看着这美丽的塞纳河，想到一个久负盛名的好战民族今天竟然惨遭失败，不禁热泪纵横，万念俱灰。

当军队完全撤走之后，市区的那种沉静令所有的市民都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与害怕。此刻，那臃肿不堪、大腹便便的富翁正在胆战心惊地等候着那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想到自己将同那些恶魔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他们就不禁浑身发抖，感到末日来临了。

空气异常紧张。市区里的街道上见不到一个人，所有的店铺也都关了门。偶然有几个胆怯居民沿墙匆匆而逃。

— 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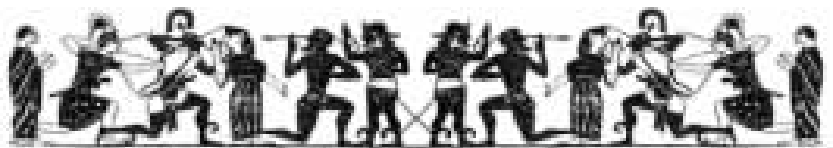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焦急不安的等待，反倒使那些没有逃跑而留下来准备负隅顽抗的居民期待敌人快点儿到来。

第二天下午，几个不知从何而来的普鲁士士兵匆匆忙忙地在市区里穿行。没过多久，从汕喀德邻的山上便涌来一群人马，同时在达尔内答勒的大路上和倭姆森林里的大路上也出现了另外两支侵略军。这三支部队在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汇合了；紧接着，日耳曼人的主力部队也一个营接着一个营，连续不断地涌来了，这些队伍步伐整齐有力，喊着口号，迈着方步，脚步踏得街上的石板块橐橐作响。

那些像坟墓似的沉寂地空房子里不时传出一些陌生的口令，缓缓地向空中传去。有无数双眼睛正在从紧闭的百叶窗里窥视这些胜利的人，这都是些根据“战争法律”而取得生命财产权的人们。在阴暗的屋子里居民们被吓得不知所措，正同遇上了洪水横流，或大地崩陷，若是想对抗那类灾害，任何聪明和努力都是徒劳的。每逢一切事物的秩序受到了颠覆，每逢安全受到威胁，每逢一切素来享受人为的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护的事物听由一种残忍的暴力来摆布，这种同样的感觉也必然跟着显现流露出来。地震能使房子坍塌从而覆灭整个的民族，江河决口能使哀尸遍野，洪水横流打了胜仗的军队可以俘虏并屠杀那些企图自卫的人，又能凭借枪炮四处抢劫，所有这些天灾人祸，都能破坏任何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我们那种通过教育获得的对于天理和人性的信任心。

终于，人数不多的小支队开始毫不客气的叩开每所房子的门，然后又都消失了。这是占领以后的入侵行为，同时意味着占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承担的优待义务从此开始了。

— 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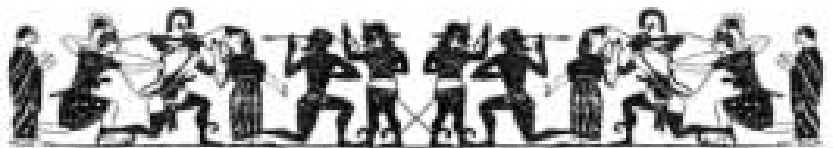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不过多久，当最初的恐怖和喧闹消失后，一种新的宁静的氛围又建立起来。在许多居民家中，普鲁士军官跟主人一起吃饭。这些军官当中偶尔也有几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并且出于礼貌，居然也为法国喊冤，说自己其实很不愿意加入这场战争，是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正因为这种情感，他们博得了一些人的感激；并且以后，有人迟早还可能需要他们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少供养几个士兵是可能的。为什么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呢？这样的干法固然是轻率的意味多于豪放，但轻率已经不是卢昂居民的一种缺点了，这正和从前为他们城市带来天故荣誉的壮烈的防护时代一样。于是有人以法国人性情雅致为理由，说是不在公开场所和外国军人表示亲近，那么在家里讲究礼貌是许可的。所以大家在门外装做彼此不认识，而在家里却谈笑风声。从此以后日耳曼人每晚待的时间更长甚至于开始和主人家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炉跟前烤火了。

市区竟慢慢恢复了它的非战时的和墙状态。法国人还不大出门，而普鲁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此外，好些身着蓝军服的步兵军官傲慢地拖着又长又大的军刀向咖啡馆里走，而他们对于普通居民的轻蔑态度，并不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咖啡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

然而在空气中总有一点儿飘忽不定无从捉摸的东西，一种不可容忍的异样气氛，那是一种弥漫开的外祸入侵的味儿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使得饮食变了味，使人觉得在旅途中走得太远，一不小心已走进了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

战争的胜利者开始索取银钱，而且饲大量的银钱了，居

— 源 —



民们始终照数缴纳，因为他们都是有钱的。不过一个诺曼底买卖人，越是富裕，那么他越是害怕牺牲，越是害怕看见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转移到另外一个人手里。

另一方面，因为对入侵者的憎恶，三五个胆大的人格外坚强起来开始为一个共同的信念奋勇而战，甚至不惜生命，在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的靠近十字州的河里，也就是吉艾卜达勒或者别萨尔那一带，时常有船户从水底打捞上日耳曼人的尸首。这些包在军服里边发胀的尸首都是生前被人一刀戳死或者一脚踢死，脑袋被石头碰坏或者从桥上被人一脚踹下来落到水里的。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类暧昧的野鸣而合法的报复，所有这些隐名的英雄行为和无声的袭击，远比白天的战斗可怕但其荣誉却随着湍湍水流一逝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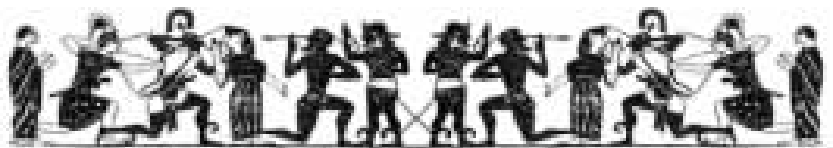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最后，这些入侵者虽然用一种严酷的纪律控制了市区，不过他们并没有在市区实施那些久负盛名的在整个胜利路线上他们曾干过的可怕行为，因此，人们都渐渐胆了壮，做买卖的欲望重新又在当地商人们的心里萌动了。好几个商人都在哈佛尔签订了有利可图的合同，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的防守之下，所以他们都想由陆路启程先到吉艾卜去，再乘船转赴这个海港。

其中有人利用自己熟识的日耳曼军官们的威力，终于获得一张由他们的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

于是，他们定了一辆由四匹牲口拉的长途马车去走这一趟路。到发车前已有十个旅客定了座位，并且他们决定在某个星期二还没有天亮的时候启程，免得惹人跑过来看热闹。

几天以来，地面都冻硬了。在星期一午后三点钟光景，成堆的乌云带着雪片儿从北方飞过来，一直下到深夜也没有

— 缘 —



停止。

在星期二午前四点光景，旅客们都到了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那就是他们上车的地方。

他们都还睡意沉沉，身子在衣服里瑟瑟发抖。在冬季的厚衣服把他们的身子裹得像是一些穿上长道袍的肥胖教士在黑暗中，谁也看不清谁。不过有两个旅客相认了出来，接着第三个就向他们身边走过去，他们开始谈天了。“我带上了我的儿子。”某一个说。“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一样。”“那一个接着又说：“我们将来不回卢昂了，并且如果普鲁士人向哈佛尔进军，我们将来去英国去。”由于习性、品质相似，他们都有了相同的计划。

这时候，却还没有人套车。一个手提小风琴的马夫从一间乌黑的房子里走出来，接着又立刻走进另一间屋子里。许多马蹄踏着地面，不过地上的厩草减轻了马蹄的声音，同时一阵叱骂的人声从屋子的尽头传了出来。接着一阵轻微的铃声丁零地丁零地响起来，意味着有人正在触动马辔；那种丁零的响声不久变成了一阵清脆而连续的颤抖声，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富有变化，有时候却也停止一下，随即又在一种突然而剧烈的动摇当中再次响起来，同时一只铁蹄着地的沉闷声音一直传到了外面。

门突然关上了。一切响声都停止了。那些冻僵了的市民也都沉默不语，像僵尸一般呆站着了。

连绵不断的雪花像一张帷幕铺天盖地而下，同时耀出白光；它隐没着种种物体的外表，在那上面撒上一层冰苔；在被严寒埋没的市区的深邃沉寂当中，人们只听见那种雪片儿落下来的模糊的磨擦声音，说声音，不如说是感觉，不如说



是微粒的交错活动充塞了空中，又遮盖了大地。

马夫又带着披风出来了，紧紧地牵着一匹不很愿意出来的可怜的马。他把牲口靠近了车辕，系好了挽革，挽革也是马具中的一种，是从马的身上直接和车身相联系的一种革带。在牲口身上的前前后后地拴满各种马具，他一手拿着披风，所用一只手来干手工活计的他去牵第二匹马时，他才注意到那些纹丝不动的旅客，已是浑身雪白了，于是便说道：“各位为什么不上车，至少那是有遮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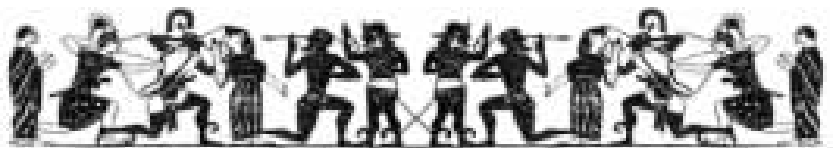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些旅客无疑是没有想到这一层，听到这话他们立即涌向车前。三个男旅客将他们的妻子都安顿在最靠前的位子，自己随后跟上；而后，其他旅客彼此没有说一句话，各顾各地就坐在剩下来的位子上。

车厢底部洒满着麦秸，旅客们便将冻僵的脚埋在里边。那些坐在顶前头的女客都带着那种装好化学炭饼的铜质手炉，细声细气燃着了手炉之后，便列举出它的种种好处，反反复复地叨唠着那些她们熟悉地不能再熟悉的事物。

末了，车子套好了，因为雪天行车比较困难，所以在照惯例的四匹牲口之上又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子外大声问：“旅客们都上车了吗？”车里一个声音答道：“是的。”大家于是便启程了。

车子走得慢而又慢，简直全是小碎步了。轮子隐埋在雪里；整个车厢轧轧地呻吟着，牲口滑着，喘着，大汗淋漓。赶车的那根长鞭不住地噼噼啪啪响着，肆无忌惮地飞向各方，如同一条细蛇一样扭曲散开，赶着那引些步履盘跚的牲口马受到狠狠的一击，紧张地奔跑起来。

天色不知不觉一点点地亮了起来，那曾经被一个纯粹的



卢昂土著的旅客比成棉雨的细雪终于不下了。缕缕微光透过那行行披着雪衣的大树，撒落下来，使大地变得晶莹起来。顶着雪盔的茅屋，披着银盖的树丛，便这片原野变得耀眼起来。

车内，大家利用这个黎明时的黯淡光线，彼此奇好地打量着。

车前，最好的位子上，坐着鸟先生持夫妇两面对面地打着瞌睡，鸟先生是大桥街一家银行的老板。

他原是在一个亏了本的东家身边的做伙计的，靠购买老板的店底而且发了家。他用很低的价格把很坏的卖给乡下的小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狡猾奸诈的坏坯子，鬼迷心窍、地道的诺曼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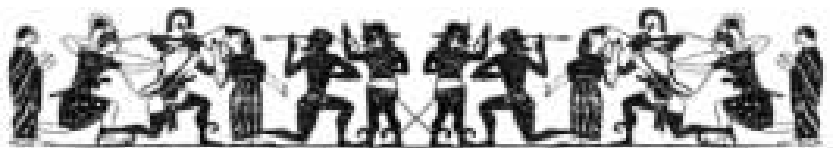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的偷偷摸摸的名声是人人皆知的，某天晚上都尔内先生在州长的客厅里，含沙射影地把他这个用“鸟”字做姓的人作为戏谑的对象，因为“鸟”字在法文中有其“同音异义”词，都尔内先生是个寓言家和歌曲家，文笔辛辣细腻，是地方上的一种光荣；那天晚上他看见女宾们都在打瞌睡，便提议玩“鸟跹”的游戏；有人从他的语气之间懂得他想说的是原来是鸟钱。

这正是他们所谓舞又弄词的小玩意儿。话就此穿过州长的客厅飞到了市区的各处客厅里，使全省的人张大嘴巴整整地笑了一个月。

此外，鸟先生是以种种的恶作剧，兽意亦或是恶意的笑谈而出名的；只要谈到他，每个人都不能不立即加上这么一句：“他简直是妙不可言，这鸟！”

他短粗身材，腆着一个皮球样的大肚子，顶着一张夹在

— 愿 —



两撮灰白胡子中间的赭色的脸儿。

他的妻子，高大，强壮，大嗓门，而且办事风风火火，在他们的店中，俨然是一个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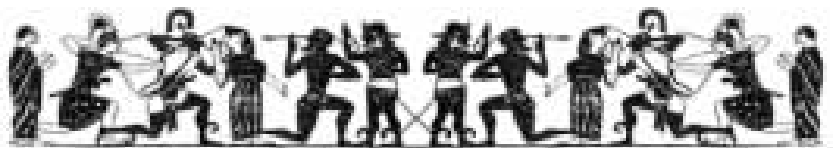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坐在他们夫妇旁边的是一个，属于高尚阶级的迦来 原辣马东先生，他是个为人瞩目的人物，以棉业起家，经营是三个纺织厂，曾得荣誉军团官长勋章，现为州参议分议员。在整个帝政时代，他始终是个反对派的领袖，按他本人的说法，他是只用无刃的礼剑作战的，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以索取高价报酬。迦来 原辣马东太太比她丈年轻得多，素来是卢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官长的“安慰妇”。

迦来 原辣马东太太她和态丈夫相比，显得娇小，玲珑，算她年轻貌美，身上裹着披风，用一种沮丧的目光环视车内的悲惨景象。

他俩的身边是禹贝尔·卜来韦伯爵两夫妇，她们出身于诺曼底的最古老又最高贵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雍容的老绅士，他极力用华丽的服饰包装自己以加重他和亨利四世的相似之处，他家庭曾有一段光荣史，亨利四世曾经使得卜来韦家一位夫人怀了孕，她的丈夫因此被封为伯爵，又做了本省的巡抚。

禹贝尔·卜来韦伯爵也和迦来—辣马东先生一样是州参议会议员，代表本州的奥尔雷阳党，他的太太是南特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俩婚姻始终被认为是个谜的。不过伯爵夫人却是慷慨很大方，风度颇好，尤其是在接待宾客的时候，有传说说她曾与路易十六的一个儿子过有恋爱的经历，因此所有的贵族都待她如上宾，而她的客厅始终是当地的首屈一指的，是唯一保留着古老的恋爱风情的地方，要进去是可得

— 怨 —



煞费苦心。

卜来韦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约莫有五十万金法郎的收入。

这六个人构成这辆车子的正规旅客，都是属于有稳定收入的并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的，相信天主教的懂得教义的顶尖人士。

由于偶然巧合，车内一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靠近伯爵夫人的位子上有两个嬷嬷，她们正捏着长串的念珠默默地念着天父和祷词，其中一个是一年老的，脸上满是麻子，仿佛她的脸上曾经近距离地挨排炮的许多散子的袭击，另一个身体虚弱，闪亮但带病态的前额和一个肺病的胸脯，显示出那“忠贞”的信仰已吞噬了她们的肉体，使之成为真正的“圣徒。”

两个嬷嬷的对面，有一男一女吸引着全体的视线。

男子很出名，是被人称作“民主朋友”的戈尔弩兑；好些被人敬重的人士却视他为祸根。二十年以来，他的火红色的长胡子浸满了各处民主派的咖啡馆里把大杯红葡萄酒，他父亲原是一个糖果店商人，给他的那份遗产是极为丰厚的，而他却带着他的弟兄们和朋友们将其挥霍得一干二净了，焦躁地等待共和政体给予自己一个适当的地位来显示这无数量的革命饮料的业绩。在 1848 年，他也许由于上了一个恶作剧的当，自以为受命为了州长，但当他上任办公之时，那些以主人翁姿态自居的机关公务员却拒绝承认他，无可奈何间他只好退位。此外，他还是个好好先生，毫无恶意而且肯为人效劳，这一次，他以一种无他人能比的热心布置了防御工事。他教人在原野上挖了好些洞，并砍倒了附近森林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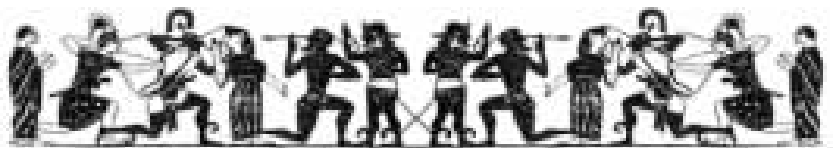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的嫩树，而且在大道上布置了好些陷阱，到了敌人将近之时，他满意于自己的种种措施赶忙缩回市区里来。现在他思忖着，自己倘若到哈佛尔将会更有作为，因为在那地方，新的防御工事是必不可少的。

那女人呢，则是尤物之一，她是以妙龄体胖而著名的，得了个与实事相符的浑名——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满身上下全是浑圆的，手指头儿是丰满之极的，在每一节的小骨和另一节接合处都箍出了一个圈，简直像是一串短短的香肠她肌肤光润富有弹性，胸脯丰满得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始终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的鲜润姿色令人过目难忘。她的脸蛋儿像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将要开花的芍药；脸蛋儿上方，睁着一双活泼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方，一张丰满的嘴，窄窄的和润泽的使人想去亲吻，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从里面忽隐忽现。

此外，人们还说她是具备种种无从估价的气质。

她一下被人认出来以后，切切的密谈就在那些顾爱名誉的妇人道伴流动出来，后来“卖淫妇”和“社会的羞辱”这一类字眼被她们很响亮地说个不休，因此使她抬起了脑袋。用很有挑战意味和胆大的眼光望了一周，于是一阵深远的沉寂立刻又恢复了，大家全低着头了，只有鸟老板是例外，他用一种开心的神色窥伺她。

但是不久，三个贵妇人又重新拾起了话题，有了这个“姑娘”在场，她们好像突然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面对着这个不知羞耻地卖身的女人，她们觉得应当把有夫之妇的尊严身分结成一个整体；因为法定爱情素来要比自由爱情高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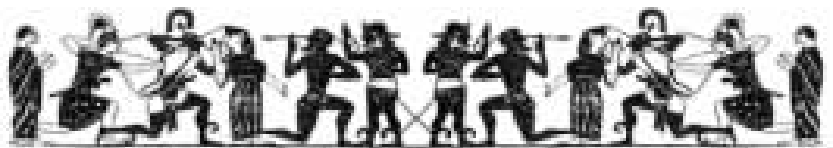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三个男人看见了戈尔弩兑，也由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彼此接近起来，用一种蔑视穷人的姿态谈着钱财，禹贝尔伯爵用一种腰缠千贯的大财主的沉着态度说，尽管普鲁士人使他遭到了由于牲畜被虏和收获无望而造成的损失，但这些灾祸不过使他困苦一年。迦来一辣马东先生在棉业当中经验丰富，已经小心地汇了六十万金法郎到英国作为战时的应急之用。至于鸟老板呢，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协商过，向政府卖出了他地窖里的所有的武器装备，这样就使得政府欠了他一笔大款，他现在就打算到哈佛尔去取。

最后这三个男人都使出一个友好的眼色迅速互望了一下。各人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是有钱的，都是那个大行会的成员，都是只要把手插到裤子口袋就会使金币清脆作响的大富豪，所以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

车子走得很慢，到早上十点钟还只走了四法里。男人们在上坡的时候一共下车步行了三回，于是大家渐渐不放心了，因为本来应当在多忒吃午饭，现在眼见在黑夜之前是没法赶到的了。所以当车子陷到积雪当中需要两小时才能拉得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找大路上的小旅店了。

逐步增加的吃东西的欲望令每个饥饿的人都心急如焚；然而没有人看见一家饭庄，一家店铺子，因为法国的饥饿队伍走过之后，普鲁士人就要过来，因此所有做生意的人都被吓跑了。

先生们跑到大路边的农庄里去寻找食物了，不过他们连草包都没有找着，因为多疑的农民们，生怕那什么也啃不着的军人一旦发现什么就用武力来抢，所以都隐藏了他们的储藏物。



快到午后一点了，鸟老板声称自己的确感到肚子里空得厉害。大家早已和他一样万般痛苦；这种不断扩大的求食欲望终于关上了他们的话匣子。

当有人打呵欠时，另一个几乎立刻就摹仿他；每一个在轮到自己受到影响的时候也都打呵欠了，不过却因为自己的个性及社会的地位，或者带着响声张开嘴巴，或者略略张开随即伸手掩住那只呼出热气的大窟窿。

羊脂球一连弯了好几次身子，如同在裙子里寻找什么一样。她迟疑了一会，然后望了望同车的人，静静挺直了身子。冷漠苍白布满每个人的脸。鸟老板肯定自己可以用一千金法郎来买一只肘子吃。他的妻子抗议般做了一个手势，随后她不动弹了。听到说鸟老板夫人是地道的守财奴，伯爵说：“我在事实上觉得不好受，为什么我先前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西？”每一个人也同样埋怨自己了。

此时尔弩兑邀请大家喝点蔗渣，但都冷冷地拒绝了他。只有鸟老板喝了两滴，道了声谢；这个，毕竟管用，让人暖和些，免得让人胡思乱想。”酒精使他兴奋起来，他建议照着歌词中的办法：分吃那个最肥胖的旅客。这是针对直羊脂球下的隐语，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感到刺耳。并没有人应声；只有戈尔弩兑嘴角轻轻一撇。两个嬷嬷再也不捏她们的念珠了，双手藏在长大的袖子里双目低垂，无疑地把上苍派给她们的痛苦再向上苍回敬。

三时许，车子来到了一片，漫无边际的原野中央，四周不见一个村子，羊脂球弯下身子，从长凳底下抽出一个盖着白饭巾的大提蓝。

她取出一只陶质的小盆，一只细巧的小银杯，和一个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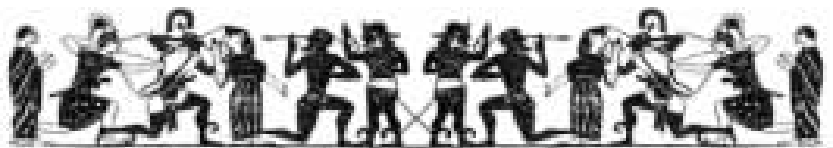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大的瓦钵子，两只切开了的满是胶冻的、诱人地装盛在那里子鸡，四满是胶冻，旁边的旅客侧眼望去，蛋糕，水果，甜食，这一切食物足够三天的旅行生活了，使人简直可以不必和客店里的厨房打交道。在这些食物包裹之间还伸着四只子鸡的颈子。她取了子鸡一只翅膀斯斯文文就着小荷那一种包吃，小包就是在那种被诺曼底人叫做“摄政王”的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到羊脂球的身上，不久香味四散最人口水直流，而同时耳朵底下的腮骨发出阵阵。几个贵妇更“轻视”这个女孩了，衍生成为一种嫉妒甚至要她连那诱人的提篮都统统扔下车去。

鸟老板却死死盯着那只盛子鸡的瓦钵子。他说：“太好了，这位夫人真是先知。有些人素来就是考虑周到的。”羊脂球抬头对他说，“您吃一点吧，先生，从早上饿到现在够受的。”鸟老板欠一欠身子：“说句心里话，我确实受不住了。战是就该是战时的模样，对吧夫人？”末了，他向周围扫了一圈，接着说道：“在这样一种时刻，有人为自己帮忙直是件快事啊！”他将一张报纸平铺在地上为了不至于弄脏裤子，接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柄永不离身的不刀，扳开挑起那只满是亮晶晶的胶冻的鸡腿，咬开心满意足地咀嚼着，引起车内阵阵伤心的长叹。

羊脂球以那谦卑而甜美的声音邀请两个嬷嬷来分享她的便餐。她俩在含糊道了谢之后，立即接受了没抬眼便狼吞虎咽起来。戈尔弩兑也没有拒绝他身边这位旅伴的增与，他和两个嬷嬷在膝头上展开好些报纸，构成了一种桌子。

几张嘴不住地张开合拢，吞着，嚼着，如狼似虎。鸟老板坐在角上吃了个痛快，他低声劝他的妻子也加入他们的行



列。推辞半天，她终于抵不住腹部来不断的抽掣，便顺水推舟。这时鸟老板用婉转的语句，请他们的“旅行佳伴”允许他取一小块儿鸡给鸟夫人。羊脂球和蔼的微笑说：“当然，可以的，先生。”接着她就递过了那只瓦钵子。

有人拔开第一只葡萄酒瓶塞，却发现十分尴尬——只有一只杯子。于是只好在一个人喝完以后经过拂拭再传给第二个人。只有戈尔努兑将嘴唇去贴到羊脂球在杯上吮过还没有干的地方，无疑这是一种献媚。

这时候，卜来韦伯爵夫妇和迦来—辣马东先生夫妇，被这些饮食男妇所包围，发散出来的香味使他们呼吸急促，这简直是当达勒所受的那类可怕的苦刑。忽然，厂长那年轻的夫人叹息了一声，使得好些人回过头，她脸色苍白如纸，双目紧闭，额头低垂，她失去了知觉。厂长焦躁不安，四处求援，但大家却束手无策。这时，那个年长一些的嬷嬷扶起病人的头，把羊脂球的酒杯放到病人的唇边，让她吞了几滴红葡萄酒。贵妇人渐渐动弹了，张开双目，微笑着用柔弱的声音说：“我好多了！”不过，为了使这种病状不再发作，嬷嬷又说服她去喝一杯红葡萄酒说道：“这因为是饿极了，没有别的原因。”

这样一来，羊脂球脸上发烧而且进退两难了，看着这四个始终空着肚子的男女旅客们吞吞吐吐地说：“老天，我本想将食物分给这两位先生和夫人，可是……”羊脂球深怕惹火上身没有再往下说。鸟老板发言了：“还用多说！在这样的情况里，大家都是弟兄而且应当互相帮助。赶快吧，夫人们，不必讲客套哟，请接受吧，当然，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得着一间屋子过夜？照这样走法在明天中午以前是不能到多忒

— 缘 —

